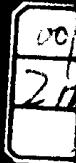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張蒼水集附錄三

傳略一

明史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張煌言鄞縣人初以舉人奉表迎魯王至紹興監國復以兵從至海外後桂王遙命爲大學士聞滇南平散遣部曲遁居懸巒爲大兵所襲執誦降不從死

仁和縣志

張煌言字元蓍別號蒼水號州之鄞縣人崇禎時舉於

鄉國亡嘗舉兵海上總督趙公廷臣遣札招諭不降康熙三年竄身懸嶼懸嶼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蓄一猿以候海舶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顛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趙公偵知之先伏兵於普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遊擊某卽登舟叱縛二人不肯言隨殺之舟子慄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嶼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卽欲自裁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我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趙公尙勸其降煌言曰惟速死

爲辛九月初七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哀之

光緒鄆縣志

張煌言字玄簪號蒼霞上章之子母趙感異夢生煌言
案全祖望撰張忠烈年譜母禱漢舊亭侯祠得異夢生公故小字阿雲神骨清挺豪邁不羈能文章善騎射思宗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煌言三發三中崇禎十五年舉於鄉常感憤國事願請纓及錢肅樂起師煌言先至卽遣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王監國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入典制

詰出籌軍旅閩中頒詔之役自請爲使釋二國嫌旣歸
晉侍講兼兵科左給事中累有建白丙戌師潰汎海將
之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從之行招討
鄭成功不奉命乃勸名振還石浦與威虜侯黃斌卿爲
犄角加右僉都御史明年松江提督吳兆勝請以所部
來歸斌卿不樂從煌言說名振應之魯王給印二百道
命煌言監其軍至崇明颶風覆舟煌言脫身走閑道歸
海上己丑復集義旅駐上虞之平岡諸山寨咸事鈔掠
煌言獨履畝勸稅相安無擾庚寅王居舟山名振當國

召煌言入衛加兵部右侍郎辛卯秋舟山破扈王再入
閩次鷺門時成功縱橫海上奉隆武年號於魯王則修
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衛成功因之加禮
煌言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亦
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癸巳冬返浙招軍於
天台明年復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
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以上游師失期左次崇明四
年再入長江掠瓜洲儀徵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遂
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是年名振卒遺言盡以部下歸煌

言於是軍容始盛丁酉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桂
王在雲南遣使閒道赴海封鄭成功延平郡王命煌言
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案桂藩紀年以爲官兵部
從之非也別有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繹史
案語詳大事紀七月監成功軍北行抵羊山攀龍爲虐
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乃回舟山修葺已亥成功
全師犯江寧煌言以所部數千人並發謂成功曰公不
如先取崇明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脫有疏虞進退
有據不聽以煌言爲前軍同提督羅蘊章充長江鄉導
使官兵已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譚家

洲岸皆西洋大礮煌言出入其間令善泅者截斷滾江
龍將奪上流木城而舟多爲礮所擊不得前乃登船樓
焚香祝天以十七舟翦江渡木城俱潰直抵瓜州明日
成功至官兵出禦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先是議師所
向成功欲先江寧煌言欲先鎮江成功曰吾頓兵鎮江
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煌言曰吾以偏師由水
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成功然
之卽請煌言往未至儀徵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一
八日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朔哨卒

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
成功虞江楚援師且至也請煌言控扼蕪湖以制上游
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
州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
徽州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
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
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涇縣巢縣含山舒
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
四府三州二十四縣煌言令甚嚴諸軍肅然秋毫無犯

所至城邑考察黜陟吏如州牧行部事江楚魯衛人
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亡何而江寧之敗
聞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蕪湖初煌言語成功曰師老
易生他變宜遣諸帥分徇郡邑金陵出援我則首尾邀
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向克復收兵鱗集金
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聽自以爲江寧旦夕且下士卒
釋戈而嬉縱飲奏樂官兵諜知之以精騎襲破前屯城
功倉卒移帳質明軍還未就官兵傾城出戰眾無鬪志
成功亦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而去於是橫江之

艘皆屬官兵煌言歸路已梗乃引舟趨鄱陽八月七日與楚師遇而兵潰焚舟登陸軍士尙數百人歷霍山英山登東溪嶺追師奄至士皆竄止一僮一卒迷失道路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眾導者亦去茫然不知所嚮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爲煌言憐其忠義教之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溢抵東流之張家灘潛走建德祁門兩山中煌言方病瘧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州恐浙人熟其面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以

達海壩樹纛鳴角散亡復集成功聞之遣兵來助煌言

巡視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民築塘捍

之至今猶蒙其利尋遣使告敗於滇且引咎桂王專敕

慰問

案此事誤姑依碑書之詳大事紀庚子移師林門旋軍於桃渚辛

丑入閩次沙關成功將謀臺灣已抵澎湖煌言遣幕客

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

將來兩島恐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時成功雖

東下而官兵尙懼其招煽沿海之民遂有邊界之役民

多不願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總言頓足歎曰棄此十

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已而滇中事急成功方得臺不得行煌言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壬寅滇中陷成功亦卒煌言大哭還軍林門適閩南諸遺臣復謀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煌言喜甚則以書約故尚書盧若膚等勸以大舉并約成功子經勉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復厲兵東裝以待是年浙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安撫書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

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慘十餘年來海土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復重之以遷徙詣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兵息民爲言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新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敎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厔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挂高帆不

重因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忱言盡於此是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

案年

請甲辰公在舟山監國卒於海上年分互異煌言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

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

遣使祭王會故將阮春雷據閩之東蚶長腰各島竊福

寧煌言率五十餘船往與之合適總鎮林國梁謀降大

清機洩煌言圖之國梁以礮碎其船斬煌言之弟嘉言

案煌言有憶從弟嘉言詩在甲辰散軍以後玩其詩意似未審存亡者蓋嘉言必被擒而死當時海島隔絕故

不知殉節不知耗也復乞援於福建總兵吳萬福萬福遣游擊李

應先劉成海等毀東蚶長腰寨甲辰三月煌言與春雷
復集百餘艘泊三都三山等島萬福約水師總兵夾擊
追至大洋陣斬及溺死者甚眾春雷赴泉州煌言回浙
六月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嶼懸嶼在海中荒瘠無人煙
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祇羅子木
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案鈕玉機艤牘廣作羅自牧楊貴玉均誤將卒數
人舟子一人是時閩粵俱靖惟煌言獨存議者謂煌言
不死海寇且復逞也朝旨急購之係累其妻子族屬以
待總督趙廷臣乃遣騎將徐元等詐爲僧人服案繹史南天寶

煌言小校降欲致煌言爲功走普陀率健丁潛伏普陀
僞爲行腳僧則小校當卽徐元也山朱家尖蘆花嶺三路伺之值煌言糴者至急擊之獲
其將使言煌言竄處出刀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殺數人
最後者乃告之曰張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敵
舟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得爲備矣乃卽駕所獲船以
夜半至懸嶧出山之背攀藤上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誓
卽欲自刎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而官兵
已入屋不及避遂就縛并執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
十七日也比至杭州廷臣勸之降煌言正色惟求速死